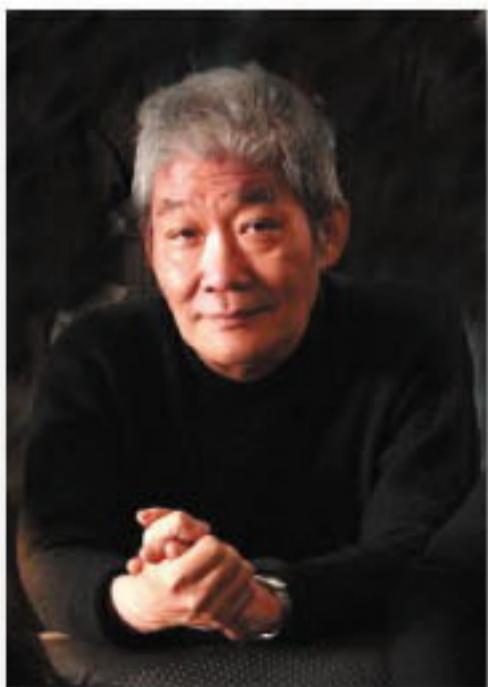


張弘毅人生

張弘毅音樂人生 音樂會



表演者：（依姓名筆劃順序排列，陸續邀約中，以現場演出為準）

王柏森 吳佩倩 周華健 堂娜 郭金發 殷正洋
庾澄慶 許景淳 張信哲 曾慶瑜 趙詠華 潘越雲 羅大佑
憲光樂團 透明思考樂團

部落格：<http://www.wretch.cc/blog/hungychang>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琉璃工房文教基金會、透明思考文化傳播公司

敬請期待

隨風而逝

顛覆古典與流行
用生命創作音樂的痛苦老靈魂

一個音樂大師的一生難以言誼，
跨音樂類型的音樂，
呈現音樂大師豐富多元的創作…
雋永的音樂是最直接的語言

請與我們一同走入張弘毅的音樂人生

這個時代不能忘記的聲音



琉璃工房有限公司
台北縣淡水鎮水碓里頭前溝2-3號
TEL: 02-26256558
FAX: 02-26256559

TMSK

® Journal no.10 April 2007

10

美國 CMOG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收藏 楊惠姍作品「澄明之悟」

紐約 Leo Kaplan Modern 藝廊

楊惠姍、William Carlson、Steven Weinberg 聯展



對於一九八七年離開電影：全心投入琉璃創作的楊惠姍而言：二十年來，雖然琉璃事業受到了廣泛的肯定，作品已經是英國維多利亞·亞伯特博物館典藏，但是，作為一個現代琉璃藝術創作者，她心裡仍有更高的山要登。展覽當天，紐約康寧玻璃藝術博物館館長 Tina Oldknow，在紐約 Leo Kaplan Modern 藝廊，看了楊惠姍的作品，立刻以美國康寧玻璃藝術博物館的名義，收藏了楊惠姍這一次展出的作品之一「澄明之悟」。這個收藏，帶給楊惠姍的喜悅和意義，當然遠遠大於這次楊惠姍在紐約初試啼聲，竟然展出八件作品，三日之內，被紐約收藏家收藏四件的驚人成績。因為，作為世界最權威的玻璃專業博物館的收藏，肯定了楊惠姍已是現代玻璃藝術創作的重要作家之一。Tina Oldknow 說：「我先前看過照片，但是，親眼看見作品，才感覺它令人震憾的力量。楊惠姍的作品完全不是照片所能傳達。」Tina 認為那種照片不能傳達的，還有尺寸比例上的體積感，和光線的複雜感，而這正是玻璃藝術獨特無雙的魅力。

INTERSECTION 琉璃交叉點in N.Y.

紐約一位知名作曲家說：在楊惠姍的無相作品「菩薩行」中，聽見了音樂。年輕的畫家喜歡楊惠姍的透明牡丹「澄明之悟」，他說：它是那麼的豐厚圓滿，我彷彿可以從作品中看見自己。

Leo Kaplan Modern藝術
地址：41 East 57th Street, 7th Floor
(The Fuller Building)
New York, NY 10022
On the corner of 57th street and
Madison Avenue
www.lkmodern.com
TEL: (212) 872-1616
10:00a.m.-5:30p.m.: 週一～週六



美國紐約的收藏家對於來自東方的楊惠姍作品特別感興趣。Burberry前董事長Victor Barnett先生收藏了楊惠姍作品「寶蓮之眾」。

「INTERSECTION交叉點」琉璃藝術展，紐約時間3月1日下午在位於紐約麥迪森大道和五十七街交叉口的李奧卡普蘭Leo Kaplan Modern藝廊開幕。這是美國紐約今年開春最重要的現代琉璃藝術展。

展出的作品，除了楊惠姍之外，還有兩位美國現代琉璃藝術家威廉·卡森（William Carlson）和史蒂文·溫伯格（Steven Weinberg）。他們是現代工作室玻璃藝術運動（Studio Glass Movement）創始期的大師級人物，他們的名字就等於是「工作室玻璃藝術」。楊惠姍說：「他們都是玻璃工作室啓蒙時期的大師，二十年來，絲毫不看不出任何停頓，而是全力提出革命性的新語彙，每個語彙都留下他們在現代玻璃史上重要的簽名，讓我深深景仰。」主辦單位 Leo Kaplan Modern藝廊的館長Terry Davidson

讚歎說，此次展出的三位藝術家作品，展現了琉璃藝術的包容性：「他們彼此的作品相互和諧的輝映著。」

東西方琉璃藝術的美麗交集

正如展覽名「INTERSECTION」，若說紐約是個閃亮的鑽石，三位藝術家在此交會同聚，又如同琉璃般地散放出璀璨而華麗的交集。開幕當天，紐約玻璃藝術界的收藏家及新聞媒體的重量人物，均盛情出席。包括：美國康寧博物館（Corning Museum of Glass）現代玻璃藝術部主策展人Tina Oldknow、藝術與設計博物館（Museum of Art & Design）主席策展人David McFadden、紐約Urban Glass玻璃藝術推廣機構執行總監Dawn Bennett，以及在玻璃藝術領域上專業度首屈一指的《Glass》雜誌編輯與專業藝評家。

而當地華人媒體龐大陣仗地前來採訪，並大幅報導，楊惠姍在華人的地位及影響力，也直教西方藝評人士感到不可思議。

楊惠姍的作品，富含東方美學思維與哲理，此刻進入西方琉璃藝術，受到了很大的關注。楊惠姍運用材質，運用技法，所創作出的深刻印象，有別於西方琉璃藝術的只著重於表相的創作，而超越了現代琉璃藝術現今發展的範疇。



楊惠姍、李奧卡普蘭Leo Kaplan Modern藝廊館長Terry Davidson及國際琉璃藝術家史蒂文·溫伯格（Steven Weinberg）與威廉·卡森（William Carlson）。

藝廊入口陳設的是琉璃千手千眼觀音，每一個人一進門都被那千手繁複的雕塑與透露出的佛教氣息給震撼住。在場的每一人皆驚歎，他們從未見過；彷彿楊惠姍也帶領著大家進入了東方琉璃藝術，神祕又未知的領域。

一同展出的威廉·卡森說：「楊惠姍美麗的作品讓我展開新的視界，也看見了中國文化在她身上的深刻影響，她也建立了屬於她的創作語言。」熱情的史蒂文·溫伯格則說：「楊惠姍是我的英雄、我的心靈夥伴，我總覺得似乎認識她好久了。她的作品展現了美麗的心靈與氛圍。」

楊惠姍二十年的紐約情節

琉璃工房創業初期，為了進一步掌握「脫蠟鑄造法」的技術，楊惠姍、張毅兩人曾隻身到美國紐約「實驗玻璃工作室」（New York Experimental Glass Workshop）進修學習。在紐約，當楊惠姍第一次看見大量的美國當代琉璃藝術那豐富多元的創作，直呼：「原來玻璃也可以這樣子美。」她深深地為琉璃材質的多變炫麗，深深著迷。而威廉·卡森、史蒂文·溫伯格，在當時已經是美國琉璃藝術界極具知名度的第一線藝術家，他們可以說是美國琉璃藝術發展的重要先鋒。

才剛剛起步的楊惠姍，對於這兩位元老藝術家的作品，歎為觀止而又望塵莫及！從現在來看，那是二十年前的一個遙不可及的夢，但也因為這些前輩藝術家的指引，楊惠姍堅定了後半生的全心投注。

當時，楊惠姍到紐約實習，逛遍了紐約各大玻璃藝術藝廊，第一次收藏的現代玻璃藝術作品的五件之一，就是史蒂文·溫伯格的作品，至今楊惠姍還一直念念不忘：「我就是抱著Weinberg重達三十幾公斤的作品，上了飛機；其他的什麼也沒帶。」

如今，史蒂文·溫伯格及威廉·卡森，兩位超過三十年創作資歷的大師，能夠認可楊惠姍的作品並邀她同展，對楊惠姍而言，是極大的喜悅、鼓舞與榮譽。楊惠姍說：「這比我自己一個人在紐約辦個展，還來得驕傲與意義重大。」



歡慶二十 琉璃工房二十歲了！！

琉璃工房的尾牙宴「歡慶二十」，於1月中旬熱鬧舉辦，與工房的好朋友們一同慶賀琉璃工房二十歲了！

每年的尾牙宴，籌備的每一個細節都是由伙伴們分工合作完成的，舉凡表演活動、花藝、陳設等等，讓參加的貴賓都非常驚訝：「怎麼會有這樣的企業文化啊！」

工房伙伴都不是專職表演者，卻能展現出足以媲美專業的表演，光鮮的背後想必是一連串的不斷地學習與練習，對於這樣的過程令貴賓們讚嘆工房的向心力。

一位貴賓更將參與的感想與我們分享：

「中夜覺醒，腦子浮現的是，昨夜參加您們公司尾牙的感動情懷，您就可以知道，我雖在睡夢中，仍繙懷於昨夜的熱鬧、摯誠、溫馨氣氛中。」

昨晚尾牙結束，張毅先生和楊惠姍董事長，在門口一一送別每位客人。握手告別時，我忍不住，向他們說出了我一晚來的感覺：「這一個晚上，讓我看到了琉璃工房的文化，而這個特色文化，是您們兩位領導人創造出來的。」

楊惠姍董事長禮貌性輕吻了我臉頰，張毅先生堅毅握了我的手，我再一次感受到，他們的真誠和落落大方，已不是任何言語所能形容，内心充滿感動，並感受到他們人格特質之豐厚。

清晨五點，天際仍黑，我在大安森林公園走路，我一再的想，是什麼因素和條件，塑造、成就了琉璃工房，熱情和充滿生命力的文化。印象和感覺就從第一眼起，接待人員個個美麗，親切的接待，美麗的笑容和聲音，有條不紊的找名條，瓦解了我陌生中的一絲緊張。

還來不及回神，美麗又親切的服務人員，遞上公司精心調配的雞尾酒到您面前，讓你無法婉拒這份甜甜的美意，引導人員熟悉的帶著我到自己的座次上，讓您充分感受到尊重，並預期今夜將有一場美麗饗宴登場。

每一場表演都讓人驚嘆，那一場，來自拉丁美洲式的舞蹈最是精彩絕倫，她們跳得盡情忘我，我則看得渾然忘我，眼神一刻不離，從開始鼓掌到結束，餘味猶存。

楊惠姍董事長說，她們為了這一場表演，苦練了三個月，從中我再一次看到，工房的文化特色和專業。

看到張毅先生和楊董事長在台上的致詞，談工房二十年的辛酸和經歷過

工房的大家員與大家分享二十週年的生日喜悅。



歡慶二十——琉璃工房尾牙宴熱鬧開場。



楊惠姍站在台前給表演伙伴鼓勵。



往，是用付出生命代價努力換取來的，而在最危急的一刻，有那麼多朋友從台灣跨海而來相助，在在說明，好人不寂寞，而很多的堅持俱在其中。

很多公司在談企業文化和價值，也不斷在尋找，而我從張毅先生和楊董事長的一言一行，看到，而且讀到，琉璃工房的未來價值和定位，在無限的延伸。而最可貴的是，您們公司上上下下都已展現流露，並實踐這份精神價值，這應是工房二十年來最可貴生生不息的資產。

在公園走了一個小時，天仍未亮，但我已找到了我思索的答案，並從中得到鼓勵。去年在台北、台中兩次參觀工房的展覽，我一直記得，楊董事長佛像作品中簡介的一句話，「所有的創作，都源自於内心有一顆不安定的心」美哉斯言。

今晨，來到公司寫這封信，是因，昨夜到今晨，那顆感動和跳躍的心，一直不止息著。而寫完此信，我已從昨夜那場年終美麗饗宴中，找到自己一份許久未有的安定。謹以此信，表達我對琉璃工房的敬意，並感謝您們公司的盛情接待。』

因為這些支持的力量，讓琉璃工房從七個人一路顛簸，到現在的發展藍圖，二十年不是偶然，是帶著這些感念，不斷地創造與突破，我們期待未來一直來的二十又二十。



喜樂把歡樂與祝福帶給每一位貴賓。

沉浸在音樂的海洋

——記透明思考音樂創意製作梁啓慧小姐

梁啓慧，音樂創作者，善於融合世界各種音樂元素，擁有多元化的音樂歷程。

父親是貝斯手（低音電子吉他手），母親是主唱。在父母親的薰陶下，從小對音樂充滿幻想。梁啓慧6歲學鋼琴；12歲學雙排鍵電子琴，接受了編曲、合聲、節奏等比較完整的早期基礎學習。15歲開始學二胡，並在一年後考取了華岡藝術學校，主修二胡、副修雙排鍵和笛子、選修鋼琴。

1999年高中畢業後，梁啓慧入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富樂頓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of Fullerton）主修鋼琴，一讀就是三年。但是從高中時期萌發的對電影音樂的熱愛一直沒有改變，並時常關注電影的所有動向和訊息。

在這段時期，她利用寒暑假回臺灣，向電影配樂大師張弘毅請教，在老師的啟蒙下，把原本對配樂的興趣，轉化成為實用的觀念和經驗，由此更堅定了要踏上電影配樂之路。

加州州立大學畢業後，梁啓慧考取了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藝術學院（North Carolina School of the Arts），並被破格收為唯一的華人研究生；也是唯一從鋼琴專業畢業，而主修電影原創配樂的學生，師承好萊塢電影原創配樂大師 David McHugh。

梁啓慧以非作曲專業人士進入電影配樂領域，因為從未系統地學過對位元、合聲等配樂的基礎，她抱定從頭重來的心念，承受著巨大的學業壓力，哭著完成了第一年的課程。但是這樣的付出使她受益匪淺，專業水準突飛猛進，在校期間更創作了不少頗具爭議性議題的學生電影配樂，包括“Safe Zone”“Noble Chrome Pirates”“Get Out of Here”及“Clean Up”等。當張弘毅老師聽到她兩年來的成果時，也大吃一驚。



個人音樂創作專輯：

單曲專輯《Vita Eterna》

2004年四月，梁啓慧在美國發行首張個人創作 Ep 單曲專輯《Vita Eterna》，其中包含兩首原創和兩首編曲創作。其內涵音樂豐富，樂手陣容強大。專輯一發行即獲得好萊塢樂界之好評。

由好萊塢著名製作人 Jeff Weber 及 Michael Clark 不惜重金聘請到世界鼓王 Vinnie Colaiuta、好萊塢名 Bass 手 Marco Mendoza 和吉他手 Marty Walsh 等，以及李安《臥虎藏龍》電影配樂的著名二胡演奏家韓華奇女士。此張專輯的音樂風格是屬於“World Fusion”（世界融合），結合爵士、Fusion 及世界音樂和中國民族樂器以及澳洲木管樂器 (didgeridoo)、印度的 Sitar、中國的琵琶、二胡、高胡、曲笛、梆笛、蕭、笙、古箏和打擊樂，加上運用電影配樂的編織，是一種新興的音樂型態和曲風。

個人網站：www.chihui liang.com

梁啓慧

- 加州州立大學Fullerton分校主修鋼琴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 北卡羅來納州立藝術學院電影原創作曲碩士
North Carolina School of the Arts
-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電影配樂在職專修班進修
UCLA Extension, Film Scoring Certificate
- 美國作曲家協會
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
- 美國電影作曲家協會
Society of composers and lyricists
- 美國電影音樂作曲家聯網
Film music network

2001年，於北卡羅來納州立藝術學院畢業後，梁啓慧回到臺灣，成為張弘毅老師之音樂助理。其間製作過東森幼幼電視臺的動畫「恐龍運動會」系列配樂及琉璃工房的透明思考餐廳的Lounge音樂。在此期間，也應邀到輔仁大學音樂系做有關電影配樂的客座演講。

然而，梁啓慧在對電影配樂的魂牽

夢繫下，2002秋，毅然回到 UCLA Extension (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 繼續進修電影原創配樂。五年間，積累了2年的學生電影；3年的好萊塢獨立製作等電影配樂實戰經驗，期間為紐約“Sleeping Hero”Production 配樂他們的主打動畫《The Story of a Mother》promotional DVD。

2005年，臺灣藝術大學聘請梁啓慧作為音樂系及多媒體動畫系客座講師。

2006年，受琉璃工房之邀，到上海透明思考文化傳播公司任音樂創意製作，為TMSK新民樂團創作一系列的民樂作品。



獨立製片電影配樂作品

- 《Safe Zone》(1999)
- 《The Violin》(2000)
- 《Get Out of Here》(2001)
- 《Noble Chrome Pirates》(2001)
- 《Clean Up》(2001)
- 《The Story of a Mother》Promotional DVD (2003)
- 《Young Master》(2004)

其他影視配樂作品

- 東森幼幼台卡通動畫《恐龍運動會》系列 (2001)
- 琉璃工房上海透明思考餐廳擔任 Lounge Music 編曲 (2002)
- 公共電視臺週末劇場《我的阿嬤是鬼》(2006)
- 廣告配樂包括：Mitsubishi 汽車 (2006)
Wacoal 華歌爾內衣 (2006)
Cesar 西莎狗食 (2006)
統一美妍社飲料等 (2006)

《我們仨》，彩雲易散琉璃脆

讀《我們仨》，要準備流淚。

儘管不知道「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的學養與地位，楊絳在譯壇的德高望重，儘管不讀他兩名滿天下的《圍城》與《洗澡》，都無損閱讀《我們仨》時的感動。因為，它說的是一個尋常人家、一家三口的故事。而且，書的開頭，這對民國時期衆人欽羨的年輕文學伉儷，已經老了。

書分三部，第一部「我們倆老了」，不過兩頁，字字節制，楊絳寫她一個反覆做的夢，總是夢見她與錢鍾書手牽手散步，走著走著，錢鍾書就不見了，「我大聲呼喊，連名帶姓地喊。喊聲落在廣野裡，好像給吞吃了似的。」醒來後，埋怨他怎麼一聲不響地撇下她自顧自走了。錢鍾書安慰楊絳：「那是老人的夢，他也常做。」楊絳不管再作多少次，她都以為，只要找到錢鍾書，就能一起回家。由這個小夢起頭，第二部，楊絳寫了一個萬里長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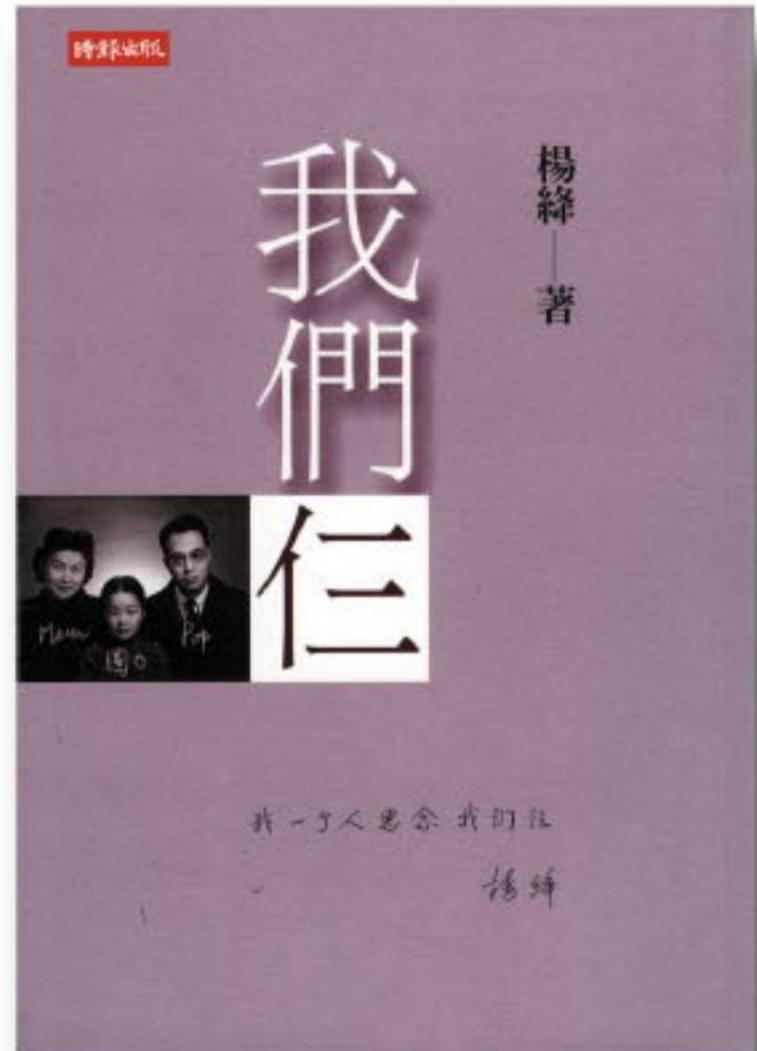
這個長夢的名稱叫「我們仨失散了」。現實的背景是，錢鍾書臥病在床，骨瘦如柴，他們的女兒錢瑗也患了骨結核。楊絳把奔波探望兩人的路程與經過，比喻成悠悠棧道上的相聚相失，是一個由一程一程小夢合起來的萬里長夢。楊絳想，也好，每送一程，每說一次再見，就見得到一面，「但我陪他走得愈遠，愈怕從此不見。」

這對楊絳的殘酷只是其一：情如哥兒們、每天晚上都要玩「藏稿子」遊戲的錢鍾書、錢瑗父女，因各自病重，連面都無法見，即使最後的道別，都得仰賴一個夢來傳達。那天，錢鍾書夢見女兒告訴他「我要回家了」，錢鍾書首肯，告訴她：「回你自己的家」，於是，錢瑗笑笑道，睡著走了。「我的手撐在樹上，我的頭枕在手上，胸中的熱淚直往上湧，直湧到喉頭。我使勁嚥住，但是我使的勁兒太大，滿腔熱淚把胸口掙裂了。只聽得辟離一聲，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東西。迎面的寒風，直往我胸口的窟窿裡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東西揉成一團往胸口裡塞。」楊絳寫著錢瑗「回家」時的反應，大概是《我們仨》裡最「痛」的一幕，但她接著淡然說自己：「老人的眼睛是乾枯的，只會心上流淚」。錢鍾書走前一晚，告訴楊絳：「絳，好好吧。」（即「好好過下去」），而楊絳已忘了自己有沒有說「明天見」。她只知道，我們仨失散了。

相較第二部痛徹心扉的萬里長夢，第三部「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楊絳回憶他們家庭的種種瑣事，由夫婦英國求學時娓娓道來，短句相疊，文字剔透。即使寫到文革紛擾人事，風雨滿城，只要回到我們仨的家，一同吃飯，就有無窮樂趣。楊絳以哀而不傷的筆調，寫風燭殘年憶親的人生滋味，她清醒看見，她以為的「我們家」，不過是悠悠旅途上的客棧。

「翻書賭茗相隨老，安穩堅牢祝此身」。這是錢鍾書贈楊絳的詩句，以「神仙眷侶」形容都嫌不足。九十三高齡寫下《我們仨》的楊絳，彷彿知道了白頭偕老之外，生命是什麼。最後一頁，她寫著：「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而，她比喻自己是「日暮途窮的羈旅倦客」，顧望徘徊，只能感嘆，世間好物，如夢幻泡影。

我們仨
作者：楊絳
出版者：時報文化



2007 中國琉璃心賞卡夏季主題作品

2007年4月1日至6月30日，夏季主題作品——「祥瑞威震」心賞卡貴賓享有優惠典藏價NT\$7,920，原價NT\$9,900。

非心賞卡貴賓可同享心賞卡季度主題作品原價典藏機會。

2007年7月1日起，恢復原價。

(其他地區優惠內容請洽各區客服專線)



客服專線:0800-060085
www.liuli.com

祥瑞威震
東西南北
天賜地力
四相環守
定香久蓄美



一苦一智慧、一厄一慈悲——「佛」，若有若無的存在，彷彿存在又不存在，在語言上幾乎已經道盡佛學裡「非空非有」的道理。金剛經裡「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為這個系列的構神下了註解。

她圓了在紐約辦展的心願，也圓了和像是史蒂文·溫伯格、威廉·卡森這樣大師級藝術家合展的夢想。

楊惠姍此次的展出，包括最具代表性的「無相」系列、「花好月圓」系列，以及琉璃「千手千眼觀音」等八件作品。在開幕式晚上，就有四件作品被收藏。其中包括知名時尚品牌Burberry前董事長Victor Barnett先生。這位頂級收藏家，已收藏超過六十件的現代玻璃藝術作品，而楊惠姍，是他第一次收藏的東方琉璃藝術家。整場開幕酒會，他一直停留在楊惠姍的作品前，他說：「楊惠姍的作品所蘊含的東方思想，非常細膩，很吸引人；極富創意，且非常經典（Classic）。」

楊惠姍開始了自己的2007國際展覽年

2007年，琉璃工房二十年，也是楊惠姍本人的國際展覽年。除本次在紐約展出之外，2007年4月，法國巴黎的Capazza藝廊，將要以楊惠姍作品代表經紀人的身份，在法國Decormehmont的Musée de Conches博物館推出楊惠姍個展，這將是楊惠姍的作品首次在法國的博物館展覽。

Musée de Conches位於法國諾曼第（Normandy），這個城市正是法國脫體鑄造藝術PATE-DE-VERRE的發祥地，對於以PATE-DE-VERRE起家的楊惠姍，在這個城市的博物館展覽，意義更是非凡。

Leo Kaplan Modern藝廊「INTERSECTION交叉點」展，因於紐約地區反應熱烈，造成廣大的迴響，將展期自3月31日延長至4月30日。



心遊夢影

「無相無無相」系列，在一塊透明的空間裡，透明無重的羽化狀態，飄渺著，糾葛著，卻又安穩寧靜，琉璃材質的特色，十分巧合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質地，呈現一種特殊的冥想空間，彷彿人世間的悲欣交集。



交叉點INTERSECTION —Form and content in Glass

展期：2007年3月2日至4月30日

Leo Kaplan Modern藝廊典藏了一些琉璃藝術大師與裝置雕塑家的作品。他們的作品風格有別於其他純粹的抽象與隱喻性的作品，這些藝術家出生於上個世紀40年代的美國玻璃運動時期，這個時期產生的藝術風潮：在傳統的應用主義轉而成美術藝術中的綜合概念和方法。在近六十年中，這些在玻璃和裝飾藝術領域中有著先鋒特質的藝術家，都曾在Leo Kaplan Modern藝廊展出。這些藝術家的作品，有很多已被各大藝術博物館典藏，如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京都國家藝術博物館與英國倫敦維多利亞·亞伯特博物館。

Leo Kaplan Modern，已有三十年的歷史，位處紐約最精華區域，是美國極為專業的玻璃藝術藝廊，在玻璃收藏領域中享有頂級的地位。



「Intersection」
來自東方與西方風格，
巧妙地呈現琉璃光彩
與沈靜的對話。

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主策展人Tina Oldknow女士把楊惠姍此次展出的高100公分琉璃精鑄的千手千眼觀音——「千手千眼千悲智」，收入2008年New Glass Review中。

New Glass Review是一項每年舉行的評選活動，為保持玻璃藝術前進的動力，博物館每年在全世界選出100位最具有創意的琉璃藝術作品，並出版專書。

評選委員包括世界頂級設計師、藝術家，博物館館長、策展人及藝評家等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

美國康寧博物館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創辦於1851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玻璃作品收藏地；位於美國紐約州的康寧鎮。「康寧玻璃」在美國人心中的地位不亞於景德鎮的中國瓷器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地位，它是美國玻璃工業與藝術的中心，也是美國建築史上的里程碑。

康寧博物館總共收集了45000多件玻璃作品，價值3億多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玻璃博物館，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玻璃收藏，展品前後跨越35個世紀，囊括了玻璃工藝發展至今，包括從埃及時代到現代的各種玻璃製品，展示類型包括傢俱、噴泉、首飾、馬賽克，甚至還有玻璃拖鞋。各式各樣的特色玻璃作品，依主題區域和來源地分類；令人驚豔。康寧玻璃公司是美國500強企業之一，擁有員工2.5萬人，在全球15個國家和地區設有50家分公司，產品年銷售額接近50億美元。以技術的創新取得領先地位，生產的玻璃被應用在光學、電信、醫學、電器等各個領域。

康寧玻璃中心擁有一個18000平方英尺的玻璃市場，可以和全世界進行玻璃交易。康寧博物館工作室是一家國際知名的玻璃教學機構，提供大量的玻璃實習及獎學金計畫；著力於探索玻璃之創新、發明，發現玻璃的藝術與歷史。其中Rakow學術圖書館，擁有全世界最好的玻璃典籍與玻璃藝術、歷史工藝、技術等各方面的研究材料。

在康寧博物館，玻璃不再單純是用來觀察和欣賞的，你可以用來探索，研究接觸，徒手去做，和玻璃對話。博物館每天都有人在現場講述吹製玻璃的製作過程。

在康寧博物館裡你可以看到世界上玻璃技術整個演進的歷史，瞭解當今世界上玻璃技術的重大發展；這是全世界最專業的玻璃博物館，是探索玻璃科學、技術、人文與發明的透明的世界。

<http://www.cmog.org>

「千手千眼千悲智」
是楊惠姍生大願的一
一步一步造像修持，
也是眾生同修共持的一步。



美國康寧博物館夜景



剎那被琉璃改變方向

張毅、楊惠姍、Steven Weinberg 創作對話和藝術生活

撰稿：賴鶯（記者）
攝影：Lena Rune
轉載自《RODEO》（節選）

昨天，Rodeo被問到這樣的一個問題：「藝術的定義究竟是什麼？」，感覺突然啞語，不知從何說起。如果說，藝術被定義成為與思考和創造有關的領域的話，那藝術和生活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完全吻合的。至少，生活之於人來說就是在不斷地思索、創新和發掘美麗中渡過的。當時，Rodeo坐在三個與琉璃藝術結下深刻情緣的藝術家面前，聆聽他們講述自己的藝術態度。也許是在琉璃材質特性的影響之下，三位藝術家都有著處變不驚、溫婉平和的性情。在琉璃工房博物館二樓的牡丹99裡，他們向Rodeo緩緩道來各自的故事，整個採訪的過程也因此好似朋友之間的交心暢談。

張毅、楊惠姍、Steven Weinberg，一個是縱橫電影界的英俊才子，一個是叱吒亞洲的金馬影后，還有一個是在美國經常酒醉鬧事的叛逆壞小子。如今，三個人洗盡鉛華，有一份終身為伴的生活享受——琉璃藝術，還有一份看淡人生的坦蕩氣度。Steven Weinberg在聊天中講到，美國著名的歌曲創作人Guy Clark曾經創作過一首歌曲，說的是一個男孩子從高樓躍下，身上只背著一個塞滿了鮮花和蛋糕的小包，但他居然神奇得飛了起來，因為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他那樣裝備飛不起來。張毅、楊惠姍、Steven Weinberg三人有著和Guy Clark歌中這個小男孩一樣的個性，努力嘗試自己想做的，即使自己在琉璃領域知道得很少，即使張毅、楊惠姍兩人當初在琉璃藝術方面都不知道不知道些什麼。同時，這股大無畏的處事原則對於三位藝術家的改變又是不同的。張毅、楊惠姍在離開了電影事業之後，憑著鑽研精神深究琉璃工藝，如今他們在海峽兩岸經營著「琉璃工房」，成為了現代琉璃藝術領域的先鋒人物；Steven則與自己的藝術探索道路共同磨鍊與成長，琉璃讓他從一個到處闖禍的壞小子慢慢蛻變成了懂得負責的四個兒子的父親，並在自己作品的影響下懂得了順應生活，享受生活。

愛，有著光鮮的外表，卻也有脆弱的內在，琉璃的特質亦是如此。所以，當藝術家選擇了琉璃進行藝術創作時，他們也就選擇了愛的材質。

Lena：講講你們第一眼看到琉璃作品時是什麼感受吧？你們為什麼會對琉璃產生那麼大的興趣，並選擇它成為你們的事業？

Steven：我在年輕時曾經學習過陶藝。有一次，我的朋友帶我去了一個玻璃工廠。玻璃是一種很具誘惑力的材質。我看著工匠們吹玻璃，一種原生材質在我面前改變形狀，從液體變成固體，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感覺。直到今



張毅、Steven Weinberg和楊惠姍

「方體」系列，
完美的打磨與高度控制的建築世界。
被視為潘伯格的代表作品之一。



天，我仍然很喜歡吹玻璃。在這樣的體驗中，我發現我居然能夠控制與組織空間。我曾經是一個壞小子，玩得很瘋狂，甚至都沒有怎麼睡覺。今年，我52歲。在50歲之前，我的生活是完全混亂的。但是當我在製作我的作品時，我就好像是另外一個Steven Weinberg。我可以完全控制事物，完成項目。現在我每天都很努力地工作，雖然每次我做的工序與步驟都差不多，但每完成一件作品，我都會學到一點新的東西。有一陣子我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人們都覺得很奇怪，那是因為在那一段時間裡，我每完成一件作品，就能知道下一件作品會是怎麼樣的。我覺得那樣不好玩。現在，我每天起床後，都會想到一些新的點子，去挑戰一些困難的東西。最近，我就完成了一系列真人大小的人體水晶玻璃作品。其實，我已經記不太清自己是怎麼踏入這個行業、自己每件作品最後到了哪裡。我的生活已經和我從事的事業緊緊聯繫在一起了。

曉鶯：楊惠姍在選擇經營琉璃工房之前，是非常有名的演員。當你第一次看到琉璃作品的時候是什麼感受？是什麼讓你放棄了自己的電影事業選擇了琉璃？

楊惠姍：那是因為張毅的關係，讓他來告訴你們這個故事。（笑）

張毅：在我們拍電影的那個年代，臺灣的電影界有著一些問題，比如人們花太多的時間去考慮一個電影的辭彙，在電影放映的時候，字幕有時候也會莫名其妙的消失。當時，我們對自己的前景不是特別樂觀，我們想做一些讓自己開心的事情，一些既有創意又能自己控制得了的事情，那就應該是用手去創造一些藝術作品。我們又想找一種接近於愛的材質，在我印象裡，愛的外表很光鮮但是內部卻很脆弱。對於這樣的特點，我第一個想到的材料就是水晶，如此美麗卻如此易碎。當時我們看了很多水晶玻璃的作品，來自世界各國，但我們卻沒有找到中國的水晶玻璃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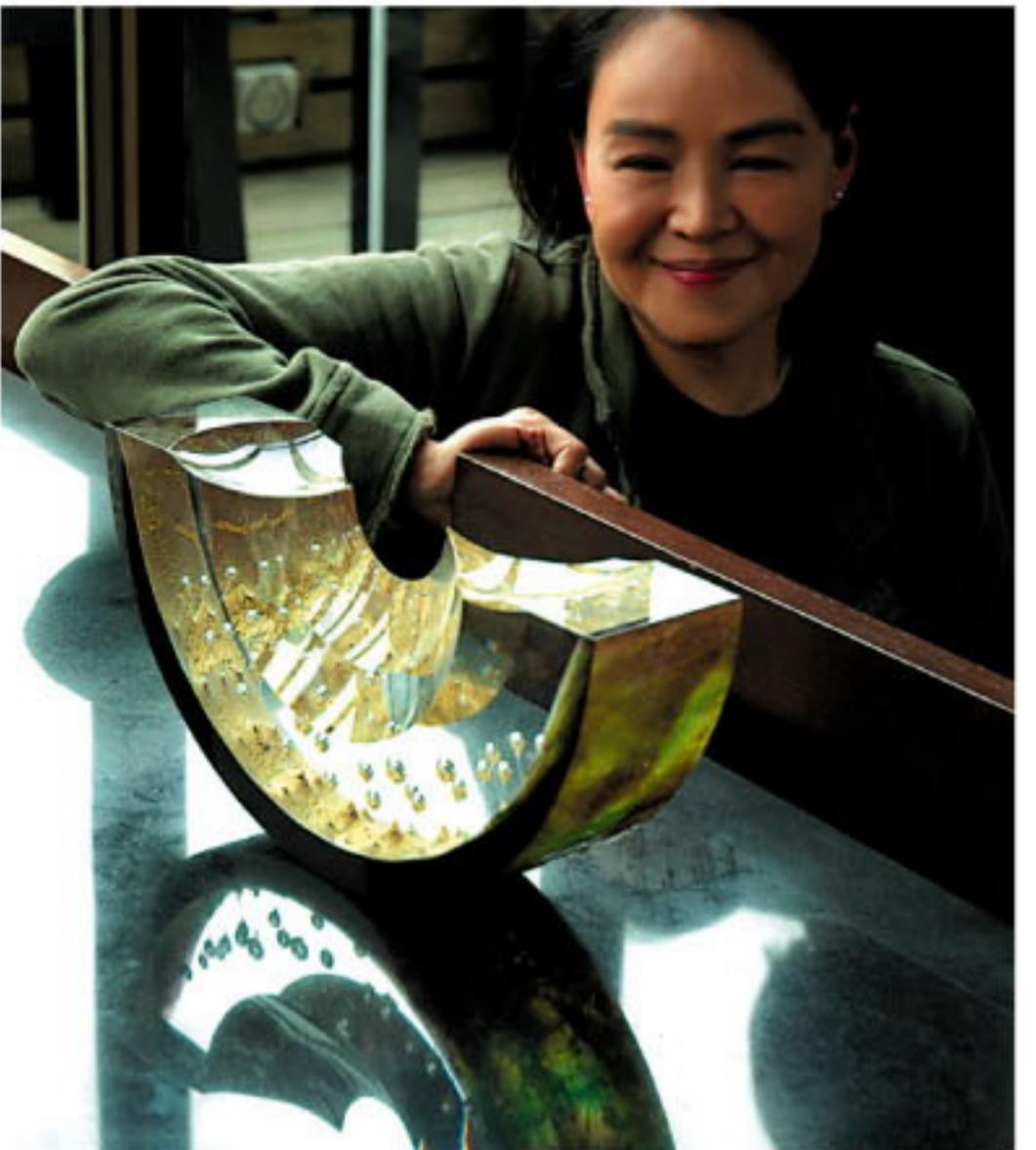


潘伯格對於海的憧憬，發展一系列將海洋融入作品的創作。

楊惠姍：我記得我們收藏的第一件水晶玻璃作品就是Steven Weinberg的，那個作品有35公斤重，我要一個人把它背回去，就是那次我的背部受了傷。

張毅：在我們學習現代水晶玻璃工藝之初，我們什麼都不懂，完全沒有基礎。一切從1987年開始，我們才發現原來製作水晶玻璃的工序如此複雜。楊惠姍幾乎嘗試了所有

楊惠姍很喜愛Steven的這件作品。



水晶玻璃的製作工藝，因為我們不知道哪一種是最適合我們的。最有趣的是，當時我們從書中讀到了脫臘技法，於是我們就去買了很多蠟燭，然後把他們融化掉。我們真的連自己不懂什麼都不知道。

Steven：琉璃工房始於1987年，在我看來，他們在今天所取得的成績是讓人驚歎的。在這個博物館裡，我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個小孩子來到了糖果店那樣，激動與興奮。我也經營自己的琉璃工廠，我覺得對於一個琉璃製作者來說，重要的不是他們的技法熟練度，而是他們是否夠努力工作，最終產生決定作用的不是技巧，而是人的心靈。

楊惠姍：記得當時我們雖然沒有太好的技術，但我們卻有一個明確的目標。首先，我們要做出優秀的琉璃作品，然後我們要開一個博物館，最後我們希望有一個學校。

曉鶯：我第一次來琉璃工房博物館的時候，我感到十分的吃驚。因為我沒有想到能在上海中心城區找到這樣一塊純粹、安靜而且清涼的地方。我覺得在這裡，我能靜下心來、什麼都不想，只是靜靜地觀賞琉璃，同時也好像是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這個博物館的設計與裝修也非常的出色，白天是博物館，晚上能做酒吧。這個點子是誰想出來的？

張毅：這個博物館的設計師是楊惠姍。要知道，為一個博物館進行室內設計應該不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是要將它設計成像琉璃工房博物館那樣，應該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幸好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合作夥伴 Steven Weinberg，Steven在各個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讓我們博物館能夠展示眾多世界知名琉璃大師的作品。

曉鶯：我覺得這個博物館很中國，一進門就能看到地上的蓮花與牆上的蝴蝶。這應該是Steven第一次來這個博物館吧。

Steven：上次我經過這裡的時候，我只能看到外牆，內部還在裝修。這次是我第一次正式來到這個博物館，我感到太驚奇了。在30年的時間裡，我去過世界上不同的畫廊與博物館，無論從空間的分隔，產品的品質還是整體的美感，這裡都是我覺得最棒的。張毅曾經在我來這裡之前告訴過我琉璃工房博物館的設計，這次我來了以後發覺這裡比我想像中更好。

Lena：我很喜歡這個空間。我在這裡走動的時候，我會感到一股特別沉靜的力量。

張毅：由於我們這裡會著重介紹中國的琉璃藝術，琉璃對於這個博物館來說不只是簡單的展品，她就好像是水晶化了的瓷器一樣，是中國文化的重要部分。琉璃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就是水晶玻璃，是佛教中的七寶之一。代表著華麗與珍貴，脆弱與稍縱即逝。正因如此，它會給人悲傷的感覺，



「天與地」系列，隱透著溫伯格創作的雄心。一層一層的琉璃包裹著金箔，多變的色彩，創作難度極高。每一件都是稀有、獨具珍貴。

溫伯格一直欣賞女性優美的身軀，「生命探索」系列，刻劃不同階層的美麗，令人懷起生命的最初。



Steven和楊惠姍都說自己享受勞動的過程，當然也享受手上留下的每個勞動「成果」。

所以我們給水晶玻璃起名為「琉璃」。

也許，每個人都在做著一些可能對其他某些人產生重大意義的事情，只是當事者都還沒有察覺。所以，就讓時間給出生活的答案。

Lena：想過在50年以後，人們會記住你們的什麼嗎？

Steven：我不介意人們只記住我是楊惠姍的朋友。

張毅：我記得有一次楊惠姍在日本接受採訪。記者是一個紳士，他問楊惠姍如何定義自己，喜歡稱自己是著名演員還是現代藝術家？楊惠姍的回答是，她更希望做工人。她只是享受工作的過程，她不會太在意回報，如果你只是希望回報的話，那你不會成功。也許20年以後，我們難以想像自己是怎麼渡過這些困難的。

Steven：我每天工作都弄得髒兮兮的，但是我很享受。

Lena：是否被人們記住對你們重要嗎？

楊惠姍：我和張毅剛開始經營琉璃工房的時候，我們需要決定自己的風格。我們當時希望的就是人們不看品牌，光看作品，就能知道這是中國的現代水晶玻璃。

張毅：雖然中國近幾年發展很快，但是我們卻沒有一個完善和強大的文化系統。我們的確有許多豐富的傳統，但是之中的很多正在消失。儘管今天，我們很幸運能有一些資源來修復一些文化。但是，我心裡卻覺得我和楊惠姍都不是那麼藝術的人。

Steven：我不同意張毅和楊惠姍的意見。看看他們已經有的成就，他們這樣謙虛的態度，會讓他們成為一個神話。我們都正在做一些可能對某些人有意義的事情。所以對於我來說，就讓時間給出人們對我的評價吧。

曉鶯：最後一個問題了，我希望三位都能給出你們的意見。如果你們不做藝術的話，會選擇做什麼？

Steven：如果我不做藝術，我也一定要做有關創意的事情。我一直覺得工程師很棒。看著那些建築或者是電腦的軟體，我決定做工程師了。

楊惠姍：我的一生有兩個事業，電影與琉璃工房，但是這兩個都不是我自己選擇的。所以，如果我有可能重新選擇的話，並且我還能保持現在的性格，我想我會樂意嘗試任何的機會。

張毅：我很想知道曉鶯對於藝術的定義。就我來說，藝術被定義成為與思考、創造和美麗有關的領域，那人怎麼可能不思考、不創造、不美麗。所以，我現在真的不知道如何選擇。



「玫瑰人生」 讓我決定走上流行音樂這條路

詠華說：「張弘毅老師是我的啟蒙老師，如果沒有張老師，流行歌壇不會有趙詠華」

透過與張弘毅老師合作過的伙伴、學生…，一點一點描繪出張老師的輪廓，

我們從這些畫面，窺見這位一輩子用生命創作，隱匿在音樂後的老靈魂…

或許我們從沒有好好認識過張老師…

口述：趙詠華 撰稿：TMSK編輯部

問：請您談談和張老師是怎麼結緣的？

詠華：小時候的心願是要當音樂家到歐洲去旅行表演，在讀書的時候去唱民歌，打工賺錢，當時唱片公司流行到民歌餐廳找歌手，我的意願並不很高，家裡比較傳統，流行音樂及演藝圈在傳統的觀念覺得是比較複雜的，直到聽到景淳唱的「玫瑰人生」，非常驚喜，覺得在當時的流行樂是一種顛覆，就跟家人講說：你看，這跟古典樂沒什麼不一樣，流行樂也是可以很雋永、很有氣質。



當時還不認識張老師，他就給我很深的印象，那時候有好幾家唱片公司，我就堅持要做許景淳那家唱片公司的歌手，是很小的公司——全美，那時候還不認識張老師，就先認識張老師的音樂，因為張老師的音樂讓我決定走流行音樂這一行。與景淳從小在唱詩班認識，1997年因許景淳介紹認識張老師，在景淳錄第二張專輯的時候，我跟着進去見習，初生之犢不畏虎，老師教景淳唱歌的時候，我也在後面跟着唱，老師覺得聲音怪怪的，翻過頭來，尋找聲音的來源，就說：「這是哪裡來的聲音…」這是和老師的第一次接觸。

當時我很少接觸流行音樂，從來不知道張老師在流行音樂的領域地位很崇高了…但是老師的流行音樂，與一般很不同，是流行兼古典。第一張專輯由老師製作，唱老師創作的「從來不肯對你說」，當時是一個新人，第一張專輯就有大師製作，是很榮耀，但是相對壓力也是非常之大。那時年紀很小只有20出頭，「從來不肯對你說」這首歌是很內心戲的，很多成熟的角度，



對我的年紀來說負荷太重，沒辦法理解那樣的思緒，因為我的經歷是完全不夠的…老師的歌很難唱，20歲去唱老師的歌，是非常大的挑戰，現在來唱可能可以詮釋得較好，但也許老師知道衝突的美，可以接受我去唱，我的聲音其實沒有景淳這樣古典，但是，張老師開發了另一塊的可能跟潛力。

張老師對我重要的啟蒙

問：對於詮釋歌曲老師會如何引導？

詠華：我們聊很多電影的畫面，比如說你最喜歡看什麼電影？我覺得老師最厲害的是用畫面來引導，而當畫面說明不足時，老師用顏色，譬如：第一段…他告訴你這是灰色…從灰色綻放成金色…到副歌的時候變colorful，老師用畫面、用顏色去引導，就會有感覺去唱這樣的歌。那是我的超齡演出，也是因為第一張的超齡演出，之後合作的製作人，大概都不用教了，老師幫我打了很好的基礎！

張老師可以說是我的啟蒙老師，這樣的畫面聯想對於未來在詮釋歌曲上，非常有幫助，這是張老師給我這輩子最大的影響。同時，在日後歌曲的挑選上，會非常謹慎，會從編曲的音樂性跟戲劇程度上去考慮，要求只能更精進不能退化。為什麼能夠在流行音樂領域堅持這麼久，張老師的人格特質影響我很深。

問：是什麼樣的特質？

詠華：覺得老師有一種藝術家的特質，老師是一個音樂概念很強的音樂人，這也深深影響我，會在音樂上下功夫，是以本質取勝的。



問：您覺得張老師是什麼樣的人？

詠華：我覺得老師的内心就是小孩子，一個不願意長大的小孩子，生活上的很多事情都有師母幫忙打點，成功的藝術家背後都會有一個女人甚至是family in support。但是老師在音樂上的累積，是一直不斷增長的，把生命奉獻給音樂。老師不工作的時候，就是一個小孩子，很純真，這樣的宣洩，是老師的另一種放鬆方式。覺得老師是用生命在作音樂，無時無刻不在想樂曲的事，做音樂的時候專注的神情，是非常浪漫執著的小朋友，製作的音樂非常嚴謹，很多衝突在老師身上發生，但卻非常成立，有很多很可愛的小動作，比如說摳摳腳啦…我覺得這是老師另一種放鬆與宣洩，用生活態度去發洩壓力，如吃檳榔、喝酒、抽煙，整個感覺非常江湖，但在這樣的衝突下有更多的思考模式，不同思考刺激出很多的奇想。

問：會不會遇到瓶頸？唱不過去的時候老師會怎麼引導？

詠華：老師會教我們放鬆，唱某一段的時候唱不過去，老師就會調



新民樂頒獎典禮。

整先唱另一段，先放再收。我後來自己學了心理學，再回想老師當時教我的，老師蠻懂戲劇心理學，老師用引導的方式，如果說歌手是演員，製作人就是導演，編曲是道具，老師是編曲又是製作人，他會把場景跟感覺配得剛剛好，老師是很好的音樂導演。

由於老師了解整個編曲及製作的過程，可以從頭到尾一手包辦，所以很多原始的精神是不會遺失的，展現音樂的完整性，這是老師作的歌感人的原因，知道原始感覺再去教，很多原創的感覺才能被保留下來。有人會編不會教唱，有人會教唱不會製作，因此，很多歌曲在製作的過程，會遺漏了原創所想強調的情感。因為老師的歌，讓我第一次站上國家音樂廳的舞台，國家音樂廳一般都以古典音樂表演，打破音樂廳傳統不淮流行樂的表演。

問：老師會說鼓勵的話嗎？

詠華：老師不太會直接說鼓勵的話，老師表現態度放鬆的時候就是很大的鼓勵了！有時候他會這樣說：「這個東西，搞順了就是你的，別人不能幫你。」

問：想對老師說的話…

詠華：其實很多話在生前已跟老師說，其實人生是自己的，做音樂是很煎熬的，我能了解這樣的感覺，常常是一段突如其來的靈感，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思緒特別有感覺，這樣的生活方式是很傷身體的，常常跟老師說希望他能好好保重身體。



趙詠華以高亢甜美的嗓音著稱，與張弘毅老師合作專輯為：1989年 從來不肯對你說（第一屆金曲獎最佳作曲、最佳編曲和最佳年度歌曲三項入圍）1991年 讓愛高飛、寧願沒愛過1993年 找到自己、我的夢、忘我的愛（八十二年金鼎獎最佳編曲獎）